

偉人  
藏書



# 偉人藏書



啓功藏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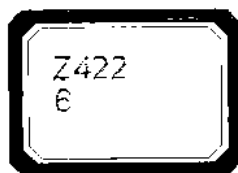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伟人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  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1-4

I. 伟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-汇编-中国 IV. Z422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505 号

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伟人藏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主 编  | 聂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张 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<br>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 |
| 发 行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(毫米) 1/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240 印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34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1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7-81056-521-4/Z·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1660.00 元 (全六册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# 编委会

主

编

聂明

副

主

编

李东

## 编委会成员

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赵向标 | 董圆  | 李慧  | 周明红 | 周至武 | 冯铁春 | 谭明星 | 薛瑞中 |
| 胡国红 | 杜能  | 李兰  | 李春华 | 梁万里 | 张国侠 | 李海军 | 崔亚芳 |
| 张连东 | 唐辉刚 | 白小平 | 杨兵  | 贾向飞 | 于兴怀 | 孙小华 | 徐永德 |
| 何一  | 姚军  | 张厚勤 | 刘国清 | 刘建华 | 马晨光 | 焦素贞 | 汪全意 |
| 姜文兵 | 李晨  | 张玉凤 | 于占云 | 郭万宝 | 周祥  | 程继国 | 张国庆 |
| 鲁智亮 | 梁晋华 | 李广平 | 奇广一 | 于红泽 | 李术山 | 王银凤 | 刘知风 |
| 罗斌  | 薛飞  | 程丽军 | 木向国 | 曲俊中 | 慕亚文 | 刘长龙 | 王国光 |

## 前言

华夏文明源远流长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。五千年来层层积聚、沉淀，最后升华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奇异力量，渗透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；息养的水土里；历游的山川中，时时刻刻都在无声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和思想：《尚书》闪耀着原始民主的色彩；《周易》高扬着革故鼎新的精神；『汉唐盛世』让世界为之瞩目，『四大发明』令国人为之自豪……这一切令华夏儿女心潮激越，携手并肩去捍卫和平，去追求幸福；令炎黄子孙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都能够自尊自爱，自强不息地凝聚在一起，共同去面对不幸，共同去抵御外侮外侵。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凝结的奇异力量，才使得中华民族延绵几千年生生不息，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沉积，才使得我们的民族更加充满思考的理性，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潜能，才使我们的民族越发充满生机和活力。

屈辱的近代，中华民族惨遭西方列强宰割和蹂躏，大好河山满目疮痍，失窃和彷徨后我们共同地发出愤怒的呐喊，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探索和奋斗，最终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：一个优秀的骄傲的民族，必须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光辉的传统文化，这个民族才可能延续、发展，如果摒弃了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文化，就必然会丧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，就会失去立足的支点和前进的动力，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在新的世纪里，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深，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、研究和开发的力度，藉此来抵御不良思潮的侵袭，加强本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，尽展独特的风姿，融入世界大家族的怀抱。

作为世界上历史最古老、文明最悠久的伟大民族之一，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遗产尤为看

重，对文化典籍的保护、研究和开发更是不遗余力。在新的经济时代里，大力弘扬民族文化，秉承文化传统，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冷静的思考，正确地辨识和选择，静中思变，既适应潮流而又不迷失自我，而且能够淳化世风，涤净心灵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，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振兴民族精神，凝聚民族力量，使整个中华民族血脉相通、紧密相连，共同走向团结、富强、光辉灿烂的明天。

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，我们从瑰丽璀璨的文化宝库中精选出二百多部各个门类的经典之作，编辑成这部《华夏藏书》大系，所选典籍皆凝聚着先哲圣贤的思想和智慧，构建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，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。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与未来都产生着至为深远的影响。在编纂的过程中，我们参考了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丛书：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选篇目，这三部巨著规模宏大，卷帙浩繁，汇聚了中国大量古籍，采录广博、内容丰富、考订精深、编次有序，为整理保存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。本部大系辑取了三大丛书的精华，又补三大丛书之不足，收书范围远远超过《四库全书》等此类丛书，收录了三大丛书拒不收载和不及收载的一些重要学科典籍，如佛学、戏曲等。同时收录了清乾隆年之后的作品，如曹朴、李宝嘉等人的著作。另外，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多方征求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近现代国学大师的推荐书目是本部大系选目的主要依据，如胡适先生《中国国故丛书》的书目、顾颉刚应孙伏园之请为《学报副刊》开列的书目、梁启超的《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、章太炎的《中学国文书目》，以及汪辟疆、鲁迅、钱穆等人开列的书目，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编印《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》的书目和屈万里在台湾出版《古籍导读》一书的书目等等。总之，凡中国古籍中各门类的精粹之作、经典之作，一律采录，使得本部大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，前无古人的华夏藏书。

同时，本部大系在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的方式，细分为六大部类，分类明晰，科学严谨。

在编纂过程中，我们全体编辑人员，怀着满腔的热忱，崇高的使命感，多方搜集资料，精心甄选篇目，细心标点校对，以此力作。诚望为弘扬民族文化，光大华夏精神献出应尽的绵薄之力。但由于水平有限，难免有疏漏之处，敬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。

本书编委会

辛巳年叁月

# 华夏藏书

## 目 录

### 第五部 伟人藏书

#### 第一卷

|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
| 二十四史 | （一）   |
| 资治通鉴 | （二五五） |

## 北史

### 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传

## 二十四史(选)

宋 司马光等

文帝文皇后乙弗氏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其先世为吐谷浑渠帅，居青海，号青海王。凉州平，后之高祖莫环拥部落人附，拜定州刺史，封西平公。自莫环后，三世尚公主，女乃多为王妃，甚见贵重。父瑗，仪同三司、兖州刺史。母淮阳长公主，孝文之第四女也。后美容仪，少言笑，年数岁，父母异之，指示诸亲曰：『生女何妨也。若此者，实胜男。』年十六，文帝纳为妃。及帝即位，以大统元年册为皇后。后性好节俭，蔬食故衣，珠玉罗绮绝于服玩。又仁恕不为嫉妒之心，帝益重之。生男女十二人，多早夭，唯太子及武都王戌存焉。

时新都关中，务欲东讨，蠕蠕寇边，未遑北伐，故帝结婚以抚之。于是更纳悼后，命后逊居别宫，出家为尼。悼后犹怀猜忌，复徙后居秦州，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。帝虽限大计，恩好不忘，后密令养发，有追还之意。然事秘禁，外无知者。

六年春，蠕蠕举国度河，前驱已过夏，颇有言虜为悼后之

故兴此役。帝曰：「豈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，虽然，致此物论，朕亦何颜以见将帅邪！」乃遣中常侍曹宠费手敕令后自尽。后奉敕，挥泪谓宠曰：「愿至尊享千万岁，天下康宁，死无恨也。」因命武都王前，与之决。遗语皇太子，辞皆凄怆，因恸哭久之。侍御咸垂涕失声，莫能仰视。召僧设供，令侍婢数十人出家，手为落发。事毕，乃入室，引被自覆而崩，年三十一。凿麦积崖为龕而葬，神柩将入，有二丛云先入龕中，顷之一灭一出，后号寂陵。及文帝山陵毕，手书云，万岁后欲令后配飨。公卿乃议追谥曰文皇后，祔于太庙。废帝时，合葬于永陵。

(卷一三)

### 蠕蠕公主郁久闾氏传

蠕蠕公主者，蠕蠕主郁久闾阿那环女也。蠕蠕强盛，与西魏通和，欲连兵东伐。神武病之，令杜弼使蠕蠕，为世子求婚。阿那环曰：「高王自娶则可。」神武犹豫，尉景与武明皇后及文襄并劝请，乃从之。武定三年，使慕容俨往聘之，号曰蠕蠕公主。八月，神武迎于下馆，阿那环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，且报聘，仍戒曰：「待见外孙，然后返国。」公主性严毅，一生不肯华言。神武尝有病，不得往公主所，秃突佳怨恚，神武自射

堂舆疾就公主。其见将护如此。神武崩，文襄从蠕蠕国法，蒸公主，产一女焉。

(卷一三)

### 彭城太妃尔朱氏传

彭城太妃尔朱氏，荣之女，魏孝庄后也。神武纳为别室，敬重逾于娄妃，见必束带，自称下官。神武迎蠕蠕公主还，尔朱氏迎于木井北，与蠕蠕公主前后别行，不相见。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鸢，应弦而落；妃引长弓斜射飞鸟，亦一发而中。神武帝喜曰：「我此二妇，并堪击贼。」后为尼，神武为起佛寺。天保初，为太妃。及文宣狂酒，将无礼于太妃，太妃不从，遂遇祸。

小尔朱者，兆之女也。初为建明皇后。神武纳之，生任城王。

未几，与赵郡公琛私通，徙于灵州。后适范阳卢景璋。

(卷一三)

### 后主冯淑妃传

冯淑妃名小怜，大穆后从婢也。穆后爱衰，以五月五日进之，号曰「续命」。慧黠能弹琵琶，工歌舞。后主惑之，坐则同

席，出则并马，愿得生死一处。命淑妃处隆基堂，淑妃恶曹昭仪所常居也，悉令反换其地。

周师之取平阳，帝猎于三堆，晋州亟告急，帝将还，淑妃请更杀一围，帝从其言。识者以为后主名纬，杀围言非吉征。及帝至晋州，城已欲没矣。作地道攻之，城陷十余步，将士乘势欲入。帝敕且止，召淑妃共观之。淑妃妆点，不获时至。周人以木拒塞，城遂不下。旧俗相传，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，淑妃欲往观之。帝恐弩矢及桥，故抽攻城木造远桥，监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罚。帝与淑妃度桥，桥坏，至夜乃还。称妃有功勋，将立为左皇后，即令使驰取祿翟等皇后服御。仍与之并骑观战，东偏少却，淑妃怖曰：『军败矣！』帝遂以淑妃奔还。至洪洞戍，淑妃方以粉镜自玩，后声乱唱贼至，于是复走。内参自晋阳以皇后衣至，帝为按辔，命淑妃著之，然后去。帝奔邺，太后后至，帝不出迎。淑妃将至，凿城北门出十里迎之。复以淑妃奔青州。后主至长安，请周武帝乞淑妃，帝曰：『朕视天下如脱屣，一老姬岂与公惜也！』仍以赐之。

及帝遇害，以淑妃赐代王达，甚嬖之。淑妃弹琵琶，因弦断，作诗曰：『虽蒙今日宠，犹忆昔时怜。欲知心断绝，应看胶上弦。』达妃为淑妃所潜，几致于死。隋文帝将赐达妃兄李询，令著布裙配春。询母逼令自杀。

后主以李祖钦女为左昭仪，进为左娥英。裴氏为右娥英。娥英者，兼取舜妃娥皇、女英名，阳休之所制。

乐人曹僧奴进二女，大者忤旨，剥面皮，少者弹琵琶，为昭仪。以僧奴为日南王。僧奴死后，又贵其兄弟妙达等二人，同日皆为郡王。为昭仪别起隆基堂，极为绮丽。陆媼诬以左道，遂杀之。

又有董昭仪、毛夫人、彭夫人、王夫人、小王夫人、二李夫人，皆嬖宠之。毛能弹箏，本和士开荐人。帝所幸彭夫人，亦音妓进，死于晋阳，造佛寺，与总持相埒。一李是隶户女，以五弦进。一李即孝贞之女也。小王生一男，诸阉人在旁，皆蒙赐给。毛兄思安，超登武卫。董父贤义，为作军主，由昭仪亦超登开府。自余姻属，多至大官。

(卷一三)

### 古弼传

古弼，代人也。少忠谨，善骑射。初为猎郎，门下奏事，以敏正称。明元嘉其直而有用，赐名曰笔。后改名弼，言其有辅佐才也。令典西部，与刘洁等分管机要，敷奏百揆。

太武即位，以功拜立节将军，赐爵云寿侯。历位侍中、吏部尚书，典南部奏事。后征冯弘。弘将奔高丽，高丽救军至，

弘乃隨之，令婦人被甲居中，其精卒及高麗陳兵于外，弼部將高荀子击賊軍，弼酒醉，拔刀止之，故弘得东奔。太武大怒，黜为广夏门卒。寻复为侍中，与尚书李顺使凉州。赐爵建兴公，镇长安，甚有威名。及议征凉州，弼与顺咸言凉州乏水草，不宜行，帝不从。既克姑臧，微嫌之，以其有将略，弗之责。

宋将裴方明仇池，立杨玄庶子保炽。于是假弼节，督陇右诸军讨仇池，平之。未几，诸氏复推杨文德为主，围仇池。弼攻解其围，文德走汉川。时东道将皮豹子闻仇池围解，议欲还军。弼使谓曰：「若其班师，寇众复至，后举为难。不出秋冬，南寇必来，以逸待劳，百胜之策也。」豹子乃止。太武闻之曰：「弼言长策也。制有南秦，弼谋多矣。」

景穆总摄万机，征为东官四辅，与宜都王穆寿并参政事。迁尚书令。弼虽事务殷奏，而读书不辍。端谨慎密，口不言禁中事。功名等于张黎，而廉不及也。

上谷人上书，言苑囿过度，人无田业，宜减太半，以赐贫者。弼入欲陈奏，遇帝与给事中刘树棋，志不闻事。弼侍坐良久，不获申闻。乃起，于帝前摔树头，掣下床，以手搏其耳，以拳殴其背，曰：「朝廷不理，实尔之罪！」帝失容，放棋曰：「不闻奏事，过在朕。树何罪？」置之！「弼具状以闻。帝奇弼公直，皆可其奏，以与百姓。弼曰：『为臣逞志于君前者，非

无罪也。』乃诣公车，免冠徒跣，自劾请罪。帝召之，谓曰：「卿其冠履。吾闻筑社之役，蹇蹶而筑之，端冕而事之，神与之福。然则卿有何罪，自今以后，苟利社稷，益国使人者，虽复颠沛造次，卿则为之，无所顾也。」

太武大阅，将校猎于河西，弼留守。诏以肥马给骑人，弼命给弱者。太武大怒曰：「尖头奴敢裁量朕也！朕还台，先斩此奴！」弼头尖，帝常名之曰「笔头」，时人呼为「笔公」。属官惧诛，弼告之曰：「吾谓事君使田猎不适盘游，其罪小也，不备不虞，使戎寇恣逸，其罪大也。今北狄孔炽，南虏未灭，狡焉之志，窥伺边境，是吾忧也。故选肥马备军实，为不虞之远虑。苟使国家有利，吾宁避死科？明主可以理干，此自吾罪。」帝闻而叹曰：「有臣如此，国之宝也！」赐衣一袭，马二匹，鹿十头。后车驾田于山北，获麋鹿数千头，诏尚书发车牛五十乘运之。帝寻谓从者曰：「笔公必不与我，汝辈不如马运之速。」遂还。行百余里而弼表至，曰：「今秋谷悬黄，麻菽布野，猪鹿窃食，鸟雁侵费，风波所耗，朝夕参倍。乞赐矜缓，使得收载。」帝谓左右曰：「笔公果如朕卜，可谓社稷之臣！」初，杨难当之来也，诏弼悉送其子弟于京师，杨玄少子文德，以黄金三十斤赂弼。弼受金留文德，而遇之无礼，文德亡入宋。太武以其正直，有战功，弗加罪责。太武崩，吴王立，以

弼为司徒。文成即位，与张黎并坐议不合旨，俱免。有怨谤之言，其家人告巫蛊，俱伏法。时人冤之。

(卷二五)

郗道元传

道元字善长。初袭爵永宁侯，例降为伯。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，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。彪为仆射李冲所奏，道元以属官坐免。景明中，为冀州镇东府长史。刺史于劲，顺皇后父也，西讨关中，亦不至州，道元行事三年。为政严酷，吏人畏之，奸盗逃于他境。后试守鲁阳郡，道元表立黉序，崇劝学教。诏曰：「鲁阳本以蛮人，不立大学。今可听之，以成良守文翁之化。」道元在郡，山蛮伏其威名，不敢为寇。延昌中，为东荆州刺史，威猛为政，如在冀州。蛮人诣阙讼其刻峻，请前刺史寇祖礼。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，二人并坐免官。

后为河南尹。明帝以沃野、怀朔、薄骨律、武川、抚冥、柔玄、怀荒、御夷诸镇并改为州，其郡、县、戍名，令准古城邑。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，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等宜置立，裁减去留。会诸镇叛，不果而还。

孝昌初，梁遣将攻扬州，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。诏道

元持节、兼侍中、摄行台尚书，节度诸军，依仆射李平故事。梁军至涡阳，败退。道元追讨，多有斩获。

后徐御史中尉。道元素有严猛之称，权豪始颇惮之。而不能有所纠正，声望更损。司州牧、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，常与卧起。及选州官，多由于念。念常匿悦第，时还其家，道元密访知，收念付狱。悦启灵太后，请全念身，有敕赦之。道元遂尽其命，因以劾悦。

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，侍中、城阳王徽素忌道元，因讽朝廷，遣为关右大使。宝夤虑道元图己，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。亭在冈上，常食冈下之井。既被围，穿井十余丈不得水。水尽力屈，贼遂逾墙而入。道元与其弟道(缺)二子俱被害。道元瞋目叱贼，厉声而死。宝夤犹遣斂其父子，瘞于长安城东。事平，丧还，赠吏部尚书、冀州刺史、安定县男。

道元好学，历览奇书，撰注《水经》四十卷，《本志》十三篇。又为《七聘》及诸文皆行于世。然兄弟不能笃睦，又多嫌忌，时论薄之。子孝友袭。

(卷二七)

羊祉傳

羊祉字灵泓，太山钜平人，晋太仆卿煜之六世孙也。父规之，宋任城令。太武南讨，至邹山，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属县徐逊、爱猛之等俱降，赐爵钜平子，拜雁门太守。

祉性刚愎，好刑名。为司空令、辅国长史，袭爵钜平子。侵盗公资，私营居宅，有司按之，抵死，孝文特恕远徙，后还。景明初，为将作都尉，加左军将军。四年，持节为梁州军司，讨叛氏。正始二年，王师伐蜀，以祉假节龙骧将军，益州刺史，出剑阁而还。又以本将军为秦、梁二州刺史，加征虏将军。天性酷忍，又不清洁，坐掠人为奴婢，为御史中尉王显所弹，免。高肇执政，祉复被起为光禄大夫，假平南将军、持节，领步骑三万，先驱趣涪。未至，宣武崩，班师。夜中引军，山有二径，军人迷而失路，祉便斩队付杨明达，梟首路侧。为中尉元昭所劾，会赦免。后加平北将军，未拜而卒，赠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

太常少卿元端、博士刘台龙议谥曰：「祉志存埋轮，不避强御，及赞戎律，熊武斯裁。仗节抚藩，边夷识德，化沾殊类，襁负怀仁。谨依谥法，布德行刚曰景，宜谥为景。」侍中侯刚、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驳曰：「臣闻唯名与器，弗可妄假，

定谥准行，必当其迹。按祉志性急酷，所在过威，布德罕闻，暴声屡发，而礼官虚述，谥之为景，非直失于一人，实毁朝则。请还付外，准行更量虚实。」灵太后令曰：「依驳更议。」元端、台龙上言：「窃惟谥者行之迹，状者迹之称。然尚书铨衡是司，厘品庶物，若状与迹乖，应抑而不受，录其实状，然后下寺，依谥法准状科上。岂有舍其行迹，外有所求，去状去称，将何所准？检祉以母老辞藩，乃降手诏云：「卿绥抚有年，声实兼著，安边宁境，实称朝望。」及其没也，又加显赠，言祉诚著累朝。效彰出内，作牧岷区，字萌之绩骤闻。诏册褒美，无替伦望。然君子使人，器之，义无求备。德有数德，优劣不同，刚而能克，亦为德焉。谨依谥法，布德行刚曰景，谓前议为允。」司徒右长史张烈、主簿李瑒刺称：「按祉历官累朝，当官允称，委捍西南，边隅靖遏，准行易名，奖诫攸在，窃谓无亏体例。」尚书李韶又述奏以府寺为允，灵太后可其奏。

祉自当官，不憚强御，朝廷以为刚断，时有检复，每令出使。然慕刑名，颇为深文，所经之处，人号天狗下。及出将临州，并无恩润，兵人患其严虐。子深。

## 李彪传

李彪字道固，顿丘卫国人也，孝文赐名焉。家寒微，少孤贫，有大志，好学不倦。初受业于长乐监伯阳，伯阳称美之。晚与渔阳高悦、北平阳尼等将隐名山，不果而罢，悦兄回博学高才，家富典籍，彪遂于悦家手抄口诵，不暇寝食。既而还乡里。平原王陆睿年将弱冠，雅有志业。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，路由冀、相，闻彪名而诣之，修师友之礼，称之州郡，遂举孝廉，至京师，馆而受业焉。闹间称之朝贵，李冲礼之甚厚，彪深宗附之。

孝文初，为中书教学博士。后假散骑常侍、卫太子，使于齐。迁秘书丞，参著作事。自成帝已来，至于太和，崔浩、高允著述国书，编年序录为《春秋》体，遗落时事。彪与秘书令高颀始奏从迁、固体，创为纪、传、表、志之目焉。

彪又表上封事七条，曰：

古先哲王之为制也，自天子以至公卿，下及抱关击柝，其宫室车服，各有差品，少不得僭大，贱不得逾贵。夫然，故上下序而人志定。今时浮华相竞，情无常守，大为消功之物，巨制费力之事，岂不谬哉！天消功者，锦绣彤文是也；费力者，广宅高宇，壮制丽饰是也。其妨男业

害女工者，可胜言哉！汉文时，贾谊上疏，云今之王政可为长太息者六，此即是一也。

夫上之所好，下必从之。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轻死，楚王好瘠而国有饥人。今二圣躬行俭素，诏令殷勤，而百姓之奢侈未革者，岂楚、越之人易变如彼，大魏之士难化如此？此盖朝制不宣，人未见德，使之然耳。臣遇以为第宅车服，自百官以下至于庶人，宜为其等制。使贵不逼贱，卑不僭高，不可以称其侈意，用违经典。

其二曰：《易》称「主器者莫若长子」，传曰「太子奉冢嫡之菜盛」。然则祭无主则宗庙无所飨，冢嫡废则神器无所传。圣贤知其如此，故垂语以为长世之法。昔姬王得斯道也，故恢崇儒术以训世嫡，世嫡于是乎习成懿德，用大协于黎蒸。是以世统黎元，载祀八百。逮嬴氏之君于秦也，弗以义方教厥冢子，冢子于是习成凶德，肆虐以临黔首。是以殄年不永，二世而亡。亡之与兴，道在于师传。故《礼》云：「冢子生，因举以礼，使士负之，有司齐肃端冕，见于南郊」。明冢嫡之重，见乎天也。「过阙则下，过庙则趋」，明孝敬之道也。然古之太子，自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。此则远世之镜也。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时师不勤教，尝谓群臣曰：「朕始学之日，年尚幼冲，情未能

專。既臨万机，不遑溫習。今而思之，豈非唯予之咎，抑亦師傅之不勤。』尚書李沂免冠而謝。此則近日之可鑒也。

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，訓成显祖，使巍巍之功，邈乎前王。陛下幼蒙鞠誨，圣敬日跻，及儲宮誕育，复亲抚誥，日省月課，实勞神慮。今誠宜准古立師傅，以詔太子。詔導正則太子正，太子正則皇家庆，皇家庆则人事幸甚矣。

其三曰：记云：国无三年之儲，謂国非其国。光武以一亩不實，罪及牧守。圣人之忧世重谷殷勤如彼；明君之恤人劝农，相切若此。顷年山东饥，去岁京师俭，风外人庶，出入就丰，既废营产，疲困乃加，又于国体，实有虚損。若先多积谷，安而给之，岂有驱督老弱，糊口千里之外？以今况古，誠可惧也。

臣以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，各立官司。年丰巢积于仓，时俭则加私之二，巢之于人。如此，人必事田以买官絹，又务貯財以取官粟。年登则常积，岁凶则直给。又别立农官，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。相水陆之宜，料顷亩之数，以贍賕杂物余財市牛科给，令其肆力。一夫之田，岁責六十斛，甄其正課并征成

杂役。行此二事，数年之中，则谷积而人足，虽灾不害。

臣又闻前代明王皆务怀远人，礼贤引滞。故汉高过赵，求乐毅之胄；晋武廓定，旌吴、蜀之彦。臣谓宜于河表七州人中，擢其门才，引令赴阙，依中州官比，随能序之。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，二可以怀江、汉归有道之情。

其四曰：汉制，旧断狱报重尽季冬，至孝章时改尽十月，以育三微。后岁旱，论者以十月断狱，阴气微，阳气泄，以故至旱。事下公卿。尚書陈宠曰：『冬至阳气始萌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应，周以为春。十二月阳气上通，雉雉鸡乳，殷以为春。十三月阳气已至，蜚虫皆震，夏以为春。三微成著，以通三统，三统之月断狱流血，是不稽天意也。』章帝善其言，卒以十月断。

今京都及四方断狱报重，常竟季冬，不推三正以育三微。宽宥之情，每过于昔，遵之典宪，犹或阙然。今岂所谓助阳发生，垂奉微之仁也？誠宜远稽周典，近采汉制，天下断狱起自初秋，尽于孟冬。不于三统之春，行斩绞之刑。如此则道协幽显，仁垂后昆矣。

其五曰：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，不谓之不廉，乃曰斂簠不饰。此君之所以礼责臣，不明言其过也。臣

有大谴，则白冠厘纓盘水加剑，造室而请死，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。圣朝宾遇大臣，礼崇古典，自太和以降，有负罪当陷大辟者，多得归第自尽。遣之日，深垂隐愍，言发凄泪，百官莫不见，四海莫不闻，诚足以感将死之心，慰戚属之情。然恩发于衷，未著永制，此愚臣所以敢陈未见。

昔汉文时，人有告丞相勃谋反者，逮系长安狱，顿辱之与皂隶同。贾谊乃上书，极陈君臣之义不宜如是。夫贵臣者，天子为其改容而体貌之，吏人为其俯伏而敬贵之。其有罪过，废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。若束縛之，输之司寇，榜笞之，小吏詈骂之，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及将刑也，臣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。天子曰：『子大夫自有过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』上下使人抑而刑之也。『孝文深纳其言。是后大臣有罪，皆自杀不受刑。至孝武时，稍复下狱。良由孝文行之当时，未为永制故耳。今天下有道，庶人不议之时，安可陈瞽言于朝？且恐万世之后，继体之主有若汉武之事。焉得行恩当时，不著长世之制乎？』

其七曰：《礼》云：『臣有大丧，君三年不呼其门。』此圣人缘情制礼，以终孝子之情也。周季陵夷，丧礼稍亡，是以要髀即戎，素冠作刺。逮乎虐秦，殆皆泯矣。汉

初，军旅屡兴，未能遵古。至宣帝时，人当从军屯者，遭大父母、父母死，未滿三月，皆弗徭役。其朝臣丧制，未有定闻。至后汉元初中，大臣有重忧，始得去官终服。暨魏、武、孙、刘之世，日寻干戈，前世礼制，复废不行。晋时鸿胪郑默丧亲，因请终服，武帝感其孝诚，遂著令以为常。

圣魏之初，拨乱反正，未遑建终丧之制。今四方无虞，百姓安逸，诚是孝慈道洽，礼教兴行之日也。然愚臣所怀，窃有未尽。伏见朝臣丁大忧者，服满赴职，衣锦乘轩，从郊庙之祀；鸣玉垂绶，同节庆之醺。伤人子之道，亏天地之经。愚谓如有遭父母丧者，皆得终服。若无其人有旷官者，则优旨慰喻，起令视事。但综理所司，出纳敷奏而已，国之吉庆，一令无预。其军戎之警，墨绐从役，虽怨于礼，事所宜行也。

彪稍见礼遇。诏曰：『彪虽宿非清第，代阙华资，然识性严聪，学博坟籍，刚辩之才，颇堪时用。兼优吏职，载宣朝美，若不赏庸叙绩，将何以劝奖勤能？』特迁秘书令。『以参议律令之勤，赐帛五百匹，马一匹、牛二头。』

其年，加员外散骑常侍，使于齐。齐遣其主客郎刘绘接对，并设饔饩。彪辞乐。及坐，彪曰：『向辞乐者，卿或未相体。我皇孝性自天，追慕罔极，故有今者丧除之议。去三月